

城市面孔

郭栋 著

魅力时代，霓虹之星
爱情走马，偷窥偷窥偷窥
变得幽静
折壁生香与零散人生

现代骑士
重楼灯塔
我的太阳
地壁体验

列车升，原人行
电子海洛因
都市青天夜夜心
无限的天空
一代英才

都市边缘的光茫
流浪的舞者，校园交响诗
都市边缘

太阳方阵，守望真诚
朝，夕什
第三档

人是更加成为一个人类
心灵历程的跋涉
漂泊的角落

欲望的漂泊
城市古城
永远的红舞鞋 走进阳光

五星红旗下白俄
最南天来夜心，旋转木马
上上下下的享受
诗意的周日

中国青年出版社

城市面孔



郭栋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面孔/郭栋著.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ISBN 7-5006-3407-2

I. 城… II. 郭… III. 青年-群体社会学-中国 IV. D43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6793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通县运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970 1/32 6.25 印张 2 插页 100 千字

199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0.00 元

自序

我只想趁着人被克隆之前,在 21 世纪的那个早晨真实地记录下城市新人类那极富个性的面孔。不然,一个精致如我的“冲床”会咔嚓一声,压出个一模一样的“家伙”。你想,面孔失去了动感,那还有什么意思。

社会是一个个“部落”之间的组合,酋长 + 图腾即是那个叫“族”的东西。祖先们为了纪念“族”的辉煌,还建了祠堂,可见它是一种情结。把“族”的概念引进青年研究并非我的发明,我只工于描述——这个族系列旨在展示当代青年群体——一个个生动的的面孔。

青年文化有了个性并动了起来,那是近 20 年的事情。美国学者莱克西里说,当一个国家的 GNP 指数长时间地超过 3% 就要产生新的思维,而这 20 年间我们是 9%,一个 9% 国家不能不动起来,而她的“动”先要青年人动起来的才

行。西方青年比我们动得早,30年前还动出了个“伍德斯托克现象”,那是个摇滚艺术节,让美国青年彻底地疯狂了一回。几乎是在同时,我们也曾疯狂过,我们的红卫兵武斗在重庆还留下了一处红卫兵墓群。不过,我们现在的“动”已不再望乎所以。

最个性最丰富最生动最虚伪最阴险最美最丑的“面孔”几乎都集中于城市,因为那里的传媒多得不得了。于是,我才有了“游猎”的兴致,抓了一把猎枪就出发了。

青年文化现象很怪,大概可以叫它“形散而神不散”。形散,是其状态各异;神散,是其价值有别。散,就有了面,有了视野,有了动感,有了朦胧。的确,搞青年社会问题研究的面很宽泛,似乎什么都可以研究又什么都研究不透。在纷纭的青年报刊中,我最喜欢的杂志是《中国青年研究》,它给了我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从不板着面孔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十足的救世主的模样,它真正理解青年这两个字的含义。北京大学一位资深学者说,在《中国青年研究》发文章评职称算数。

1992年,我曾出版了一本谈青年社会问题的书,叫《本世纪最后一行脚印》。这本小册子算是它的姊妹篇。写这类的书,我一直尝试着

找一条随笔化路径,即私人化叙述,或者说让笔法更休闲一点。你想,在我们这个忙忙碌碌的世界,谁有闲功夫听你一本正经地“布道”。这是一个交谈的时代,我们都应该尊重对方,亲切一点,再亲切一点。

所写的“族类”有的发表在杂志上,其中有几篇曾遭遇激情,或爱或恨。包括大学者在报上大段地批我,也让我看到了争议的价值。于是,我坚信了一个极普通的道理:“讲自己的”。

21 世纪,社群的组合将越来越鲜明,社会的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而正是在这片天空里,城市面孔变幻着它的神秘,你大概永远找不到它的最后一页。



郭栋 一九五五年生于涿洲，属羊。

中师毕业后教中学，一九七八年就读天津师大，并在北京大学进修，先在大学任教。

后在天津青少年研究中心从事青年研究。

现在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写过诗、散文、随笔，出版过专著《本世纪最后一行脚印》。

目次

引 子	
——游猎都市·····	(1)
人类更加成为一个人类	
——世界人一族·····	(6)
心灵历程的跋涉	
——漂泊一族 ·····	(11)
太阳方阵	
——新移民一族 ·····	(17)
守望真诚	
——志愿者一族 ·····	(24)
啊！公仆	
——红领一族 ·····	(30)
遗忘的角落	
——读书一族 ·····	(35)

校园交响诗	
——TG 一族	(40)
新世纪的光芒	
——电脑一族	(45)
一代英才	
——儒商一族	(52)
电子海洛因	
——股票一族	(57)
无限的天空	
——音响一族	(63)
兵车行 丽人行	
——私车一族	(68)
现代骑士	
——摩托一族	(74)
沉重的潇洒	
——ROCK 一族	(79)
我的太阳	
——追星一族	(85)
五星红旗下白领	
——雅皮士一族	(90)
遥望灯塔	
——名牌一族	(96)
第三性	
——红唇一族	(101)
诗意的回归	
——淑女一族	(105)

像雾像雨像风

——试婚一族…………… (110)

爱情走私

——情人一族…………… (115)

觅得幽静

——独身一族…………… (120)

拒绝生育与享受人生

——DINK(丁克)一族 … (126)

磁力时代

——持卡一族…………… (132)

撒旦之旅

——出国一族…………… (137)

碧海青天夜夜心

——留守一族…………… (142)

城市苦娃

——孽债一族…………… (147)

永远的红舞鞋

——上班一族…………… (154)

走进阳光

——打工一族…………… (158)

上上下下的享受

——传销一族…………… (163)

朦胧地带

——赌博一族…………… (168)

地狱体验

——吸毒一族…………… (174)

旋转木马

——金丝雀一族…………… (180)

尾 声

——坚甲与天空…………… (185)

后 记…………… (188)

引 子——

游猎都市

城里人匆匆忙忙穿梭于那个叫“石屎森林”的巨型的怪物中间,紧张苦闷也罢,其乐融融也罢,总是来源于一个叫“城市情结”的东西。

这是一方天地,立体熙攘轰鸣繁忙五光十色灯红酒绿外加声色犬马,“空气维生素”——阴离子含量每立方米仅 100 个(按人体所需每立方米 700 个才有舒适感),而细菌含量却高达 2 万个。

被“城市”这个巨兽所威胁的生命到底在干什么?他们如何去结构手中的魔方?又如何生机勃勃地创造事业?

——“城市面孔”、“城市面孔”、“城市面孔”,一个声音高叫着。

到 2005 年,世界将有一半人住进城市,所有的国家都在经历向城市化为主的社会转变,而到那时,石油顶多还能用 30 年。城市在最放松地使用着自然,令上帝都感到心疼。

世纪之交,工业化的巨锤正在把社会砸成碎片,小组织(新人群)构成了新的文化“部落”,带着青年人走进了浪漫,并提供给他们一整套自我审视的标准。新人类诞生在中国新的城市——新的企业、新的街区、新的住宅、新的写字楼、新的汽车、新的电视画面、新的广告专栏、新版式的报刊、新的时装连锁店、新的娱乐场所和新型号的电脑。他们叫“新人类”——乐观、趋时、POP。他们是“太阳部落”,冉冉升起的一切都会变成他们的渴望:一切的新,一切的活力,一切的原则。

美国学者帕里奥曾写过一本名为《裸猿》的书。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在现代城市,人类是否还像猿猴一样群居而生?他把“部落”一词引进了现代生活。所以我们就有了“一群人与另一群人”。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说:“我们这个技术社会,何尝是千篇一律、单调乏味的呢?它是由无数流派组成的,密密麻麻,极光怪陆离之能事。”聚散依依,城市是一群人与另一群人不同的文化组合,它是一个链条,结构着城市的空间。每一个人一副面孔,每一个人是一座城市。

顾城说:城市是一张脸。

远古人类的“部落”以审美、习俗、祭祀、图腾和装饰作为互相区分的标志而各霸一方,或

互不往来而自给自足,或以兵刃相见而互相吞噬。今天的城市人则混居一处,通过若干小组组织成形形色色的网,排列成一长串的青年社会角色——知识分子、企业家、公司白领、出租车司机、应招女郎、街头流浪人、吸毒者、大学生、新移民、公务员、打工仔、思想者等等。由于他们之间的交叉性(网状),我们会感到这个世界(城)太小,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甚至每个人都可以发现自己的“部落”标志,是头上插着羽毛,还是脸上涂着油彩?

俄罗斯画家米歇尔·尼古拉耶维奇·洛马丁1981年创作了油画《面孔》。欣赏者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极富表现力地直立一大群人,他们从透视的角度上被缩小,延伸入画的深处,一抹涂成淡绿色的天空结束了整个布局。一张张脸拥在一起,几乎都是正面形式,并且有一种肖像特征,欣赏者还能看到人群的背景,站在一起的人乱七八糟,有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有美国西部片影星加利·库柏,有甲壳虫乐队主唱列农,有情感影星梦露,有意大利画家奇里科,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人物等等,活着的死去的都站在一起,向人们展示了各个时代的艺术家在时间与空间的同时存在状态。

——在记忆中留下的常常是面孔。

现实世界绝大部分不是有序的、平衡的,而是一个充满变化无序和过程的世界,秩序总是

在“被打破”与重新恢复之间摇摆不定，城市青年文化中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形成，各类人群的组合就在其中，并构成了一个叫“都市文明”的概念。

人群的纷杂，道德、伦理、艺术、心理诸功能都无法穿透城市的幕墙，无法涵盖城市的秩序，亦无法活生生地画出城市人。正因如此，城市才给了人们以更多的空间与自由，才有那么多城市移民从四面八方涌来而义无反顾。

其实，城市也是一个怪兽。这里过分集中的现代科学技术所形成的“铁板一块的科技世界”是一股“强大的集权主义力量”，它把许多时尚强加于人，而无视文化与意识的差异，使生活在“石屎森林”的人们在劫难逃。

城市面孔可能是喜悦的充满活力的，也可能是忧伤的失去信心的，当然还有玩世不恭“过把瘾”的。不过，每一张面孔都是生动的。面孔不是面具，每一个新人群都有其鲜明的个性。人们可能还会记起，北京摇滚圈中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乐队就叫“面孔”。

世纪之交，新人群——一个巨大“太阳部落”聚集、分散、移动，给我们这个古老的土地带来了新的出奇的一切。

到了人类真的可以复制自己的时候，就像那只叫“丽朵”的小羊，面孔就有了重复，我们就不在上演所谓“酷似明星”的喜剧。真的到了那

时,人类也就没有意思了。

一个人的一生究竟进入哪一个人群?你不妨透视一下你的社会角色。不过大多数人还在玩着那个被称为“抢椅子”的游戏:人人都坐着椅子,却又盯着别人的那一把。

人类更加成为一个人类——

世界人一族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世界人一族是一个新概念。

20 世纪末，全球化趋势明显。人们说着地球那个小村庄里的故事。其实，地球只有 16 小时的飞行路程，可她装着 57 亿人口。在一个可以复制人类的时代，地球的最后一个“新人类”（在世界人一族之后）大概属于最具有世界人色彩的“克隆人”一族（那是一群世界孩子）。“环球同此凉热”——那时的世界人一族是否才真的到了马克思所描述的那个大同世界？

马克思曾表示，他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世界公民。

全球化是现代社会变迁的主流，社会媒体尤其是卫星电视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我们生活在一个国际化语境之中——电话与电脑网站、保护大熊猫（在某种意义上它属于世界）、反恐怖活动、足球世界波、电脑病毒、克隆、绿色